

·学术探讨·

金子久学术思想探析

成建山 (江苏省中医药学会,江苏 南京 210029)

摘要:探讨了金氏医案中所体现的学术思想,论述了金氏临证重视阴阳五行、挈中气机要领、把握升降关键、擅调先天后天的治疗特点,阐述了其临床重视四诊合参、炮制遣药注重实效的治学精神和求实作用。

关键词:金子久;学术思想;临床经验

中图分类号:R 24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05(2001) 03—0143—03

清末民初著名医家金子久,学验俱丰,其踪迹所至,南抵闽粤,北及齐燕,且门墙桃李,代有传人,形成了别具风格的金氏学术流派,其影响之深远,堪为医林所推崇。笔者就其主要学术思想探析如下。

1 揆度阴阳五行,临证圆机活法

金氏遗存的大量医案^[1]中蕴集了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下的辨证治疗基本思想,他秉承《内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之旨,认为人赖阴阳以生,阴阳相互维系,平衡协调,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在论述病理时,他十分强调“阴阳造偏”是引起疾病、甚或导致死亡的根本原因,如案中所载:“人生一阴阳也,阴阳和则神清气定,一有偏胜,自致不测之疴”;“血属阴,气属阳,血去阴虚于内,气升阳冒于外”。凡此,都是以阴阳学说来探求病源,分析病机。金氏正基于“阴阳造偏”引起疾病的基本认识,治病致力于调整阴阳,使之恢复到相对的平衡协调状态,达到愈病的目的。在论用药中则说:“阳脱于外,宜阳药中参阴药,从阴以引其阳,使阴阳复返其宅”。如治虚损案四所载,患体阴阳两亏,阴不恋阳,阳不摄阴,遂令自汗、盗汗并作,图治之法,从阴则害阳,从阳则碍阴,故以“潜育”为主,配合茯神、炙甘草,寓阳药于阴药之中,更妙在西洋参、吉林参同用,气阴两顾,洵为至当。金氏运用阴阳学说指导临床立法用药,绝妙之处,可见一斑。

对于五行学说,金氏亦应用裕如,常以五行生

克乘侮理论指导辨证求因审因论治。如治咳嗽咯血案载:虚劳咯血,肺肾先亏,阴损及阳,则脾胃中气也损,故咯血、痰饮、咳喘互见,乃“上中脾胃俱形不足,中下脾肾亦形有亏”;或“先天既薄而水亏,后天亦损而土弱”;“土既不能生金,金亦无以生水”,故治从“阳生阴长”、“培土生金”之义,方从四君、六君汤酌夺,药如党参、黄芪、白术、淮山药、川贝、橘红、冬虫夏草、建莲肉、炙甘草等。金氏之五行生克乘侮理论指导下的治疗咳嗽咯血法度,又与东垣所谓一切血症,经久不愈,每以胃药收功的学术思想极为吻合。

再如治虚损案二所载:“肾水虚而金燥,肝木旺而土伤,金燥则作咳,土薄则便溏,胃纳日减,形容日瘦……治当滋养金水以润燥止咳,柔润肝木以和脾安胃,方拟大生地、橘红、川贝、豆衣、干姜、五味子、茯苓、黛蛤散、冬虫夏草、淮牛膝、谷芽、白术、炒白芍,是案上则金燥,中则土伤,下则水亏,治以滋肾养肺,柔肝扶脾,俾金水相生,肝脾调和,虚损可缓”。方中黛蛤散、牛膝、白芍是金氏用以柔肝制木的常用药物。综观金氏医案,从病机分析到立法处方无不贯穿五行学说,所列治法,诸如扶土抑木、培土生金、清金制木、金水相生、滋水涵木等,广为采用,举凡为后学者证治之准绳。

2 主张四诊合参,尤重切诊按脉

金氏诊治疾病,精明而娴熟,但他从不自恃医道高明,或一脉一舌而随意判定病情,而是十分重视四诊合参,他推崇《内经》“善诊者,察色按脉,先

收稿日期:2001—01—11;修稿日期:2001—03—10

作者简介:成建山(1946—),男,江苏南通人,江苏省中医药学会副主任医师。

©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急,听声音,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无过诊则不失矣”之旨。如治李姓虚损痰饮案,他从病人“形瘦”、“喘急”、“痰如稀涎”、“舌苔薄白”的望诊和“咳嗽失音”、“语言声音混浊”、“喉间痰声漉漉”的闻诊,以及患者“痰如稀涎、带有咸味”、“胁际掣痛”、“寐难”、“脘字嘈杂”、“口燥不喜渴饮”且“汗出甚多”、“茎缩溲溺”等问诊,进而获得“肢厥”、“左右脉象均见弦滑,浮取有力,重按无神”的切诊客观所得,如是四诊合参,得出“内饮外饮同时并发,表邪里邪俱形混淆”的客观辨证,从而制定出“调治未可注重一方,当从半虚半实着想的治疗法度”。

金氏注重四诊合参,然首重脉象的客观表现。综览医案,特点有4:①重视审辨三部九候及其脏腑主病,如案载“左寸脉大尺弱,离坎尚未交媾,关部弦数,肝木不荣,右手寸部缓大,肺气已有外泄,关部柔滑,中焦尚有痰浊”。从左右寸关尺三部的不同脉象,分析病情、病位,辨脉极为细致;②辨脉因时制宜。自然环境,包括温度、湿度以及四时更递都直接影响到人的生理功能,脉象的变化也不例外。如案述:“左脉略形振作,真元有来复之象,惟关部尚见弦势,一由肝气未获条达,一由春际木旺之气,脉诀有云,春弦夏洪,秋毛冬石,是为应候,而无异虑也”;③重视合脉的临床意义。所谓合脉,即由几种脉象组成的复合脉。金氏通过对合脉的审辨,来洞察疾病内部的复杂病机,如案载:“脉象小浮而数,余邪复感新邪”、“左脉小浮而滑,右脉数滑”,为“外感内风,积阻气机”等,都是合脉主病的记述;④凭脉明辨外感内伤。如案中指出:“外感风寒,辨乎左脉,内伤饮食,辨乎右脉,左手三部均见浮大,浮者风也,大者风从火化也;右手三部俱形滑数,滑者痰也,数者痰中有火也”。金氏能根据左右手寸关尺不同部位的脉象变化,对外感内伤作出明辨。此外,金氏还十分注意脉象是否有胃、有神、有根,作为判断疾病预后的重要依据。特别对无神、无根之脉,金氏有其独特的描述和判断。如虚劳案“脉象二尺垂露,根本已乏极也”;失血症案“脉来孔大,重按毛涩,……其气不摄,营卫不调”,此类脉象,提示“危险之形已见,脱绝之势在即”,预后大多不良。

3 重视脾胃功能,擅调先天后天

金氏擅长于圆机活法地运用脏腑相关理论指

导临床实践,然在五脏中又首重脾肾两脏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尝谓:“脾为万物之母,肾为万物之源,脾肾两经,关系根本”、“夫五脏之根本脾也,肾也,五脏之枝叶,心也、肺也……”,“要之根本一拨,则枝叶未有不调者也”。其对“肾为先天之根,脾为后天之本”的理论颇有发挥。基于以上认识,金氏在临证治病中十分注重调理脾胃和培补脾肾,尝谓:“四时百病皆以胃气为本,调治法程必养胃气为主”,“惟治脾者有一举而兼备三善:一者脾气旺如天青日朗而龙雷潜伏;一者脾气旺则游溢精气,而上供于肺;一者脾气旺而水谷精微以复生其不竭之血”。如治疗温病,他十分重视保存津液,特别强调胃阴的重要性,临证时,他推崇喻嘉言所谓“人生天真之气,即胃中之津液”的论点,认为“胃是津液之本”,所以养阴先宜养胃阴,每用沙参、麦冬、石斛、西洋参等甘柔濡润之品以养胃津,沃焦救焚,以冀津复热退。在温病康复阶段,常嘱患者以红枣煮粥等为食饵,助后天生化之源,与《内经》“食养尽之”之旨极为吻合。对虚损的治疗,金氏重视调补脾肾,常恒以建中、四君、六君、参苓白术散之属补中益气,培土生金,或取沙参麦冬汤滋养胃阴;用六味地黄汤、知柏地黄汤、左归丸之属滋填下元、育阴清火,或取金匱肾气丸、右归丸之类温补下焦,益火生土。对于痰饮一证,基于“痰饮之根起于脾肾阳虚”的认识,主张“治肺为标,治脾为本”、“治肺为流,治肾为源”。特别是哮喘缓解期,金氏恒以培补脾肾之法,药用六君、肾气诸方,以冀杜根,防止复发。举凡这些,足以看出金氏重视脾肾两脏功能,强调调养先天后天的学术思想,是值得我们效法和继承的。

4 挈中气机要领,把握升降关键

金氏十分重视气机升降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对素问·六微旨大论“升降息则气立孤微”的论述尤为推崇。认为脏腑功能活动,如血液的运行、精微的输布、肾阳的温煦、宗气的固摄、外邪的防御等,都与气的作用密切相关。在临床辨证和治疗上,常用气机升降学说分析病理机转,并作为论治的依据。如痰饮病案八所载:生痰之源在脾,贮痰之器在肺,痰与饮阻遏气机,升与降失司常度,脾气多升则为嗽,肺气少降则为咳,肾气失纳则生喘,治法建立中焦,借以疏化痰饮。组方:炙绵芪、枳壳炒白术、茯苓、半夏、霞天曲、清炙草、旋复花、牛膝、桂枝炒白芍、广皮、竹茹、谷芽

等。方中，旋复花降肺气，牛膝纳肾气，二药相伍，冀在肺肾同调，升降兼施，实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该案案语虽简，突出调整脾肺肾三脏功能，切中宣收升降气机之法度，体现“治痰必先理气，理气贵在升降，气行则痰自消”和“益气煦阳为治痰之本”的论点^[3]。对气机升降失序与疾病预后的关系，金氏颇有真知灼见，如案载：“无形之气不宜，有形之滞不尽，上下阴阳逆乱，左右升降错行”而致“厥疾何瘳，危险如何”？在治疗立法方面，他也独具见地，曾说：“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东垣大升阳气，其治在脾，仲景急下存津，其治在胃……”。故金氏临证，举凡见“清阳不升，浊阴失降”的症状时，常常“专用重培其气，仿东垣升阳益气法”以论治，医案中“鼓励中气，协调升降”的治法治则常屡见不鲜。在药物的配伍上，也同样注意升降浮沉的协调作用。在其诸多医案中，桔梗、牛膝配对使用，麻黄、杏仁配对使用，均体现了金氏用药的升降配伍法度。虽然金氏经常运用东垣升阳益气法则，但能取其长而补其短，为了防止升阳之剂的温燥劫津，他主张“参入柔药和肝”的办法，在升剂中参用降药，使升而不致于浮越太过。

金氏调节气机升降的治疗法度，虽学宗《内经》《难经》，师法仲景，然对东垣、丹溪亦颇有研究。且在继承中又独有的见解，他既不持一家之言，亦不守一孔之见，掣中气机要领，把握升降关键，这也是他学术思想中的精华之所在。

5 推崇轻可去实，炮制注重实效

金氏处方用药擅长轻宣疏解，推崇“轻可去

实”，热病长于时方，轻灵透达，别具匠心。尝谓：“用药非难，贵在变化”。在温病治疗中，他首用辛凉，继用甘寒，终用咸甘酸，并能根据病情，知常达变。如温病初期，常用桑菊饮、银翘散加减，药取轻灵宣泄，以收疏风散热、宣畅肺气之功。在湿温的治疗上，既有芳香化湿、淡渗利湿，又有苦温燥湿、清热孤湿等方法，药亦轻宣可喜。金氏不仅善用轻灵之时方，亦善用古方，如治温病蔡姓一案，病系湿热久积，阻气败营，以致郁毒于中，身热发班，上有呃忒，下不更衣，病经旬日，其势颇危，金氏务求邪去正复，毅然立用承气下之，然他在方药配伍中仍十分注重与山栀、连翘壳等轻灵宣泄和桔梗、牛膝等升降浊之品有机结合，如是果获邪去正气来复，神清呃止寐安之佳效。

其次，在药物炮制上，金氏遵古不泥，注重实效。如其治疗水肿，常用附子炒泽泻，附子炒薏苡仁而去附子，取其助阳而利气化。如遇患者为血家，忌用桂枝，但调和营卫又舍桂莫属，遂用桂枝拌炒白芍，而去桂用芍，取其气而不用其味。又如石膏一味，他既有生用，也有煨用，有用冰糖拌石膏，也有用尿浸石膏，随宜而用，不拘一格。金氏这些重实践、求实效的严谨治学风格，实为后学之楷模。

参考文献：

- [1] 吴徐来，褚谨翔，凌天翼·金子久医案[M]·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72.2.
[2] 邱祖萍·金子久治痰饮经验探述[J]·吉林中医杂志，1989,(3):46.

On JIN Zi jiu's Academic Thinking

CHEN Jian shan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 Jiangsu Province,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21002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study of the academic thinking of JIN's medical works with description of JIN's characteristics in treatment, i.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five elements and the activity of qi and being skillful in regulating the innate and acquired constitution.

KEY WORDS: JIN Zi jiu; academic thinking; clinical experience

·启事·

本刊加入“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的声明

为了实现科技期刊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的电子化，推进科技信息交流的网络化进程，我刊现已入网“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所以，向本刊投稿并录用的稿件文章，将一律由编辑部统一纳入“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进入因特网提供信息服务。凡有不同意见者，请另投它刊。本刊所付稿酬包含刊物内容上网服务报酬，不再另付。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是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本刊全文内容按照统一格式制作，作者可上网查询浏览本刊内容，并征订本刊。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编辑部

2001年4月